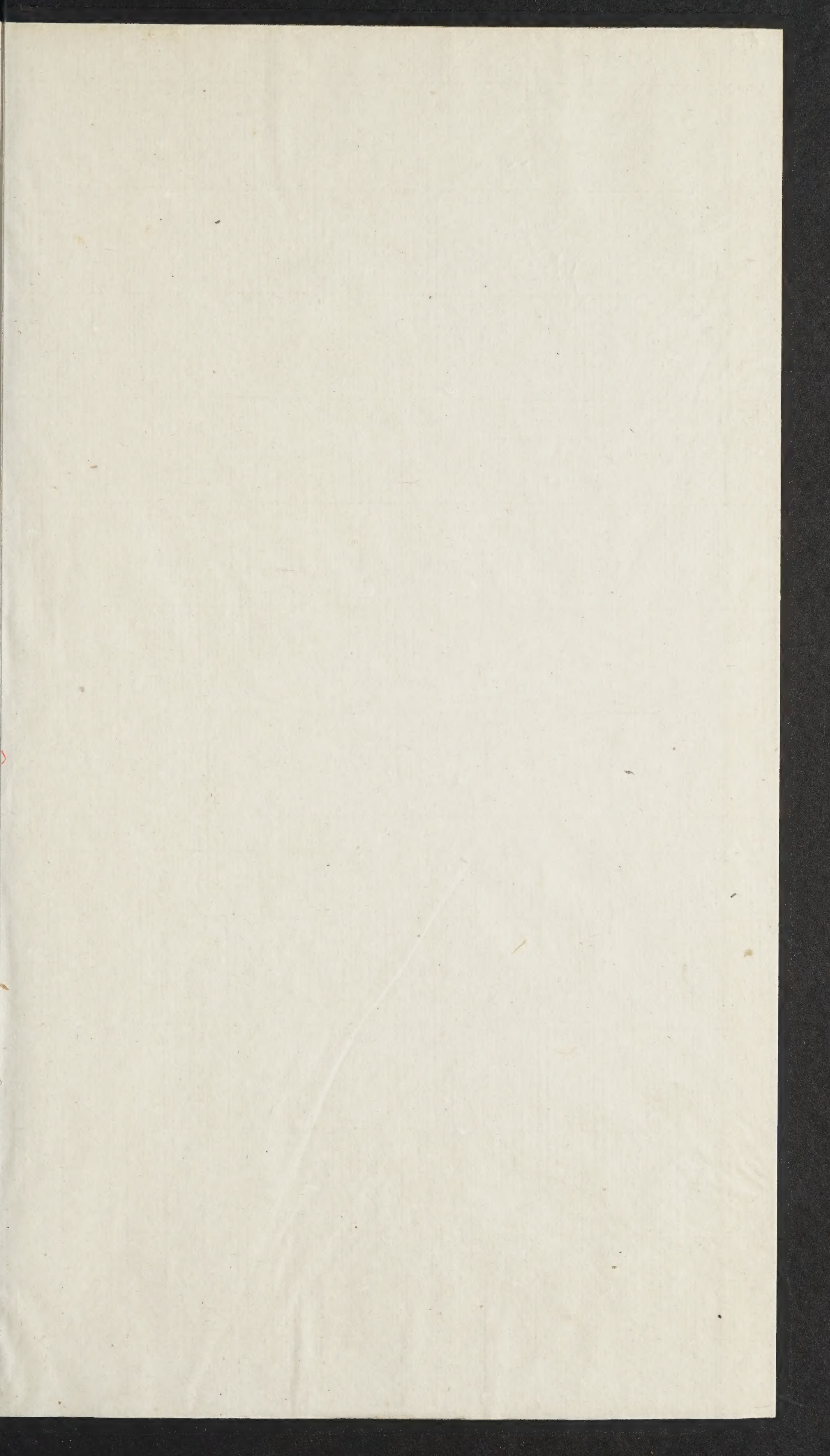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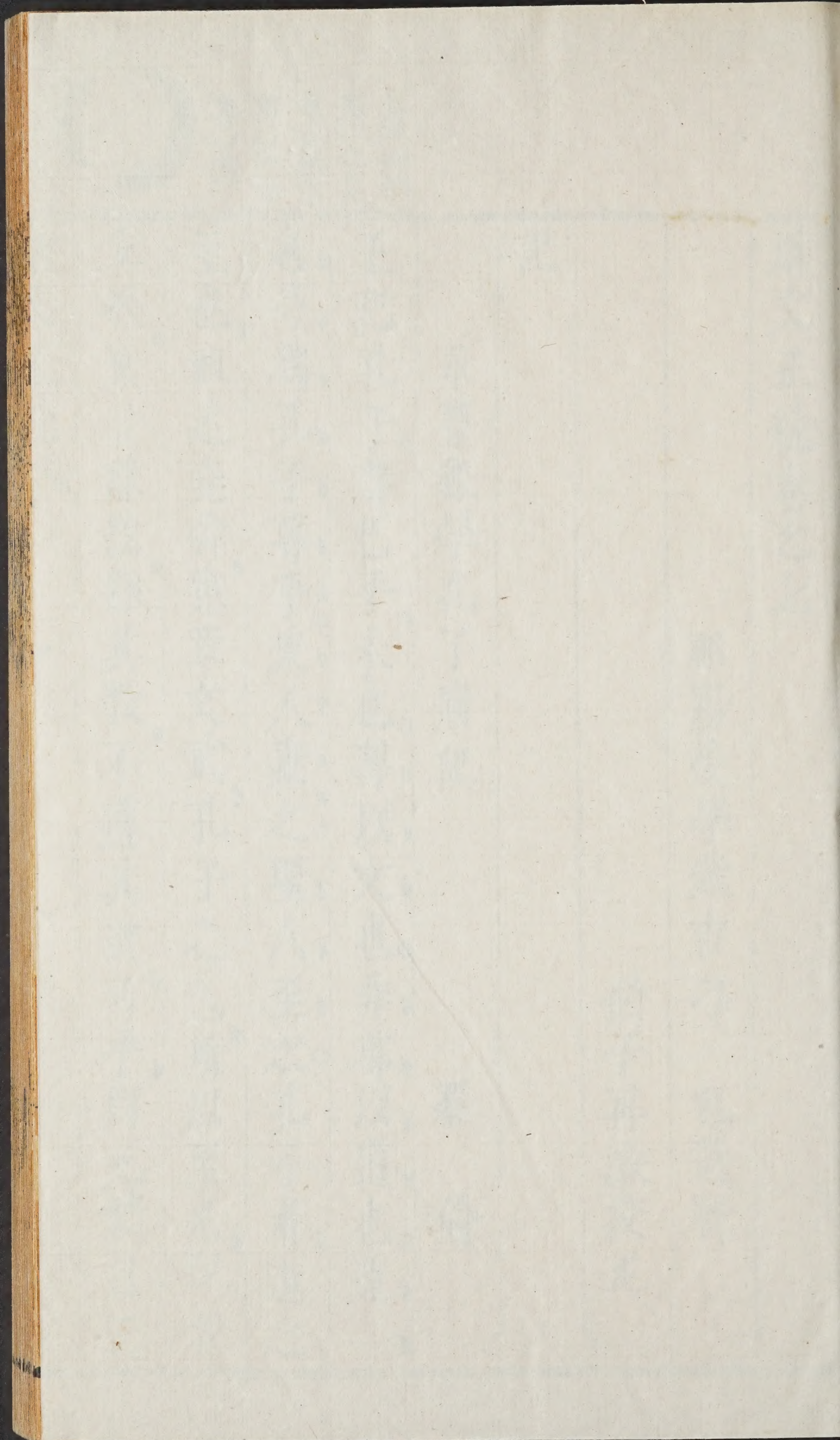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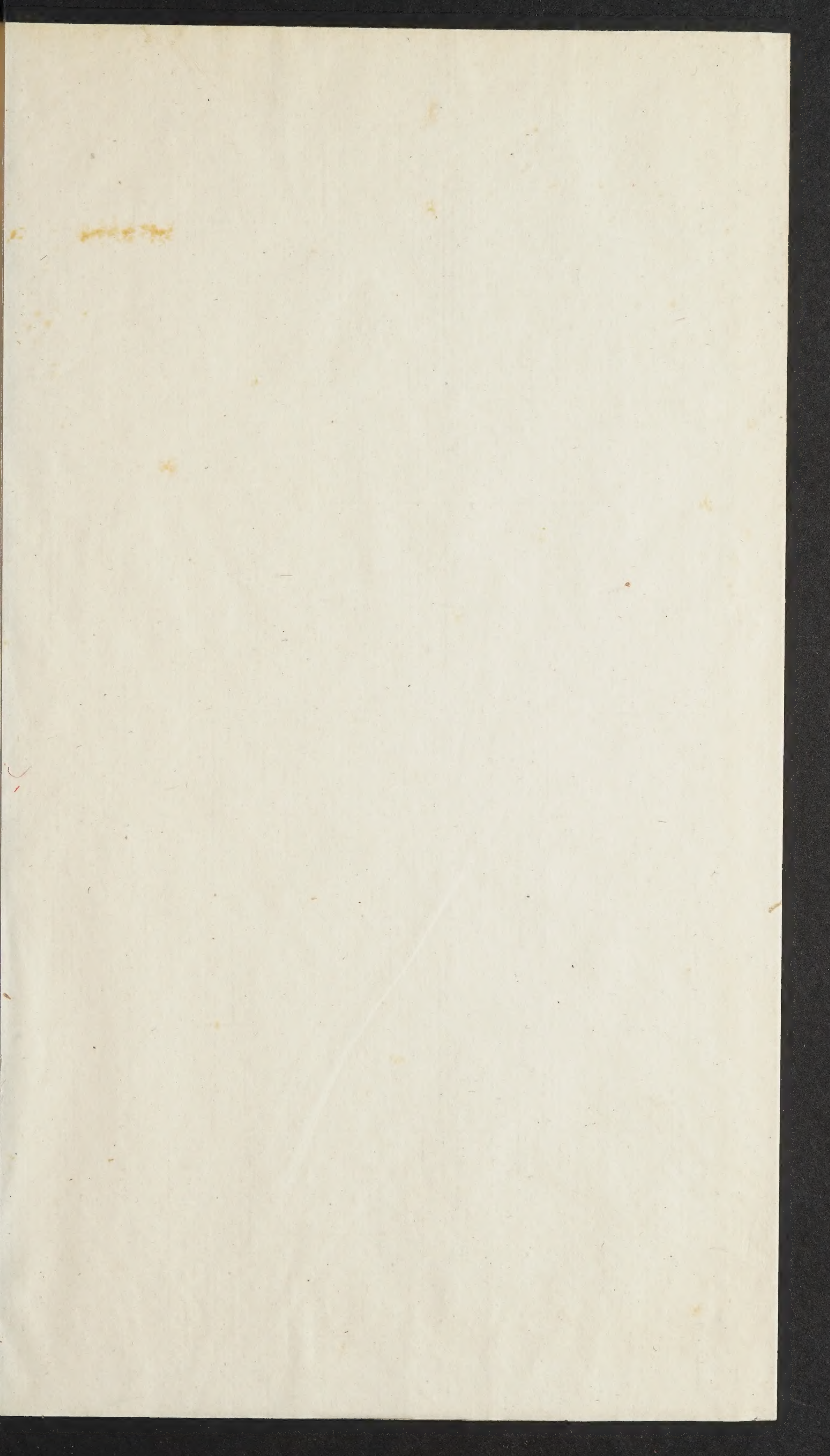








素王而師先正之見卓矣然亦尊以文非尊以道

斯文正統卷之七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再濂挍正

記

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羅倫

王祀孔子尊巳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道一也曷為孔子尊乎衆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縣教縣其教不遵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

不如是而稱孔門弟子顏之厚矣

尊孔子於身尊孔子於家

子下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其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宜靜宜畏焉動宜謹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密焉卑汙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溫良儇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昏愚者宜易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愼事焉宜敏移之家也爲父宜慈爲子宜孝爲兄弟宜友爲夫婦宜正爲姻族宜睦爲鄰里鄉黨宜恤持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

尊孔子於天下 以井田學較尊之 以親賢遠好尊之 以制禮作樂尊之 以黜異端屏異學尊之 以安内攘外尊之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宜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者宜教。宜復學較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務。宜冠婚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情。宜黜佛老丕覔邀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人心。宜棄詞章浮華記誦淺獵之徒。以端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以一天下之人才。弗化也。宜明刑辟以威之。弗順也。宜詰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辛啓廣皮有日若辨之

尊孔子之道宜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雖今存可也。柰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也。君焉堯舜文武矣。臣焉臯夔伊周矣。士焉顔曾思孟矣。柰何其未至也。今之尊孔子者。聞其所讀之書。孔子也。聽其言。觀其所綴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爲孔子。則未也。昔有學孔子者。姓孔字仲尼。升其堂。入其室。伏其几。襲其衣裳。曰我仲尼也。求其所以爲仲尼。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此人之學孔子乎。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求其

從己體以意心故曰諸術皆是入

所以爲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優孟之學
叔敖乎。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也。噫。惑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盡觀諸身乎吾手之
持。吾足之行。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
聽。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
心之同然者。故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永豐縣
學新孔子廟成。初。僉憲陳公騎倡之。通判黃公隆承
之。大尹歐陽明成之。三公者。其志於尊孔子之道者
乎。俾來日陳公曰。子邑人也。宜有以告邑人。倫故以

尊孔子之道告邑人

退之之文至矣及作孔子廟記便自索然無他見地恭真故也一峯之文何其委曲詳盡而一無滲漏乎層巒疊嶂應接不暇使讀者若躋泰山而對梁木意觀止矣

日之漢甚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熹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

禁物覆足稱此其目也

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置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敎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

學者將遂終於此耶抑亦大道中興有發雲霧見青天日子

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旣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爲之

陸子靜之尊德性王陽明之致良知豈能出此方寸地而謂有異同乎

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

學之不明也經史闇作富貴庫誰能從中喚醒俾反而求之方寸間也

聖賢傳授要訣只是一個字此記反覆發明夫有所受之也薛文清日讀書以防簡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痿命之矣

子輿氏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則曰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着實體驗當自見得

開口以性命身心解經直呼寐者而使之醒

四端五常是六經骨子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

本經解而鎔化之用其理不用其辭

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

從外面說向裏來以志字括之言其體

從裏面說向外去以尊字括之言其用

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

引喻妙絶

乾坤萬物之父母也聖人述六經萬世之父母也產業庫藏之積所以貽其子孫者甚明且備後之人撫

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

有成業不能纘承而光大之是謂不肖矣何徒取其所記籍之名狀數目以誇勝於人耶

亂經者極渠王安石是也侮經者公孫弘匡衡是也賊經者王莽及許敬宗呂惠卿

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

之徒是也

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魏主髦幸太學與群臣講諸經大義群臣皆莫能及而卒不免於敗亡何哉蓋剽竊口耳未嘗反而求

諸其心故也求諸其心而一一措諸躬行則履霜而知堅冰之至禮禁亂之所繇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有苗可格有扈可征又何用悻悻不平作潛龍詩以自傷耶王經之言郎子家覊之策又何至使鄒弗輩蹈魯昭公之覆轍耶若曰司馬昭篡弑之勢已成魏寔不可為矣則有楚公子比弑君之義在堅不應召可也

字每一二易便覺波浪千層蘇子瞻曰都是幾個字只要會安排於此文益信

後世信選與家言品爲科第張本

重修山陰縣學記

王守仁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

與中庸序少異大同

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内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

以道心爲主與以五倫爲門戶

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

登一世於孔氏之堂而入其室眞不繇義

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鬨然指爲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繇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

非出入禮門焉是吾儒之修學也彼自私自利者何足以議此

毫釐千里急須體認

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

或疑陽明為禪讀此便當了了

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

非越之言爲天下萬世之言

相背而馳日騖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寘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拿定心字其咽喉一刀乎

夫是以節解支分咸中肯綮

程子曰人能將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吾儒之所以異于禪學也禪家明心見性只討自家受用那管他人死活若云普濟却又捐頭目腦髓而爲之利已則忘人利人則害已謬也甚矣

文公福州州學經史閣記文成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倂山陰學記皆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後有作者

其弗可及也已

太極諸物料天生之地成之聖人造之都是家家有的

天下一家那得分門並戶

安慶府學櫺星門記　　　　羅倫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繇之以太極爲棟檼音隱以陰陽爲闔闢以五行爲徃來以六合爲垣宇以誠爲椷音咸以敬爲鑰以禮爲闌幹以勇爲衛以知爲先入此門也然後爲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草木動植

孔顔樂事在此

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治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爲教也。其教之成也。根於心。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達於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序。朋友安其信。男安於外。女安於內。士安於學。農安於耕。商賈安於貿遷。行旅安於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於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灑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

旁蹊曲徑茫無歸宿處

為當論作色

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為門。唐儒以文辭為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花。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堊其垣墉。嗚呼。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為門者。穴竇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為門者則迷

於蓁蓁莽莽之區而已安慶府學欞星門舊處窳與地藥

局前蔀教授泰和羅君用俊至曰象正大高明豈斯

稱哉太守陳侯雲鶚貳守李侯芳聞而是之以白提

學御史戴公珊巡江御史譚公某二公咸允鳩工伐

石撤藥局以位靈星前俯通衢未竣而陳侯去李侯

終之易學門於西立泮宮坊於舊靈星門立泮橋於

池上甃甃石而高大之是有功於學可書介諸生楊

慶陳偉來謁文紀其成二生歸碑吾言於門使游聖

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東海西海同此門南海北海同此門千載上千載
下同此門嚴其界限雖賢智不得濫入大其範圍
雖愚不肖亦可同登開闢啟鑰各有司存若不號
去名利二字倀倀乎其何之

洛音名水名在易陽廣輿記廣平府漢曰廣平唐曰洺州洺河在府城北源出遼州太行山

只合作想像語說殺便非

冉子祠堂碑記

李坤

冉子鄲人也。去臨洺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洺。嘗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洺之土者。洺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洺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歎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鄲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

聖門重德行言與功非所先也於此益信

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袅然聲稱者。其餘虎覩鱗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第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辭不爲季氏宰。遣毋罪

於得以善行力孝。稱內外昆弟之間。顔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又簞瓢陋巷之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瞭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籩豆。凡入學合射養老獻馘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顔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

便諸公遊華人之門嘗有頡頏毋于者矣

多悲歌慨慷慕義名俠之士者也武靈王之覇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宋璟宋之李沆彼所謂蓋世之賢也然俱已頹落蘊沒不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毋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實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盤遊谷處夷然托衍隱君子之則焉百

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孔門首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閑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惟性多迂踈。稍近薜蘿麋鹿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言皆不能矯者。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

此記與季子廟記俱稱得意之文。但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良有深意。惟胡傳曲盡其妙。非鹿門之

學所可得而測識也若此記歷叙聖門高弟及趙國豪傑之士特地形容生出無限波瀾無一語撰奇鑿空文章家有此進乎技矣

從天說起見聖賢之生不偶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葢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繇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

孔孟而後五百歲之期爽矣

[illegible]

五星聚奎而周子生

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潰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啟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

應天字

應天字

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離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

應性道教三字

孔孟之傳如日中天

應天字

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刻滅彝倫非教也闢聖學之戸庭袪世人之曚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邪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氷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戻也

百聖相傳之一字故

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訓皆目爲濶迂。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竊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

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繇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自帝王之傳全付尼山曾子子思以迄鄒孟氏莫不各有著述互相發明是斯道一大開闢也繇周而宋篤生四賢亦莫不各有著述互相發明是又

斯道一大開闢也一聖七賢其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也嗣是之後似續而世守之足矣一
有異論則操戈也西山是訓是行罔敢失墜以其
踐之躬者筆之書是以若是乎其懇切周到也吾
道功臣四先生知已備見雄州一記讀者詳之

天地以聖賢立生民以聖賢安古今都少他不得

老氏之柱維依形而立卽虛吾儒之柱維不依形而立卽實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陷古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

二子衛道之功亦未可沒

怎麽了得

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跡熄楊墨懼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絶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勳也漢

原道數百言該括包涵無盡

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糟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

韓發前聖所已發而未備其全周發前聖所未發而直窺其始

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則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垂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未侯令袁之萬載[illegible][illegible]

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蘆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郎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焉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益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莅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旨也學於斯者盡味其言而思其人乾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君光

黎無風月之懷而祠濂溪豈所謂明德惟馨者與

風霽月之攄知道之大用常流行於天下而其全體其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於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罔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坡公潮州廟碑記非不卓犖奇偉爲昌黎生色然其所鋪張而揚勵之者不過文章節義耳若原道

一篇幾eri在茲之統則邈乎其未之及也西山獨

有見乎此故專取是篇與濂溪圖書併稱立天地

之經建生民之極厥功偉矣此等識議坡公寔隔

一層至於叙述太極圖通書之旨直配其功於湯

之誥詩之歌孔子之繫易孟子之七篇而其要旡

不越乎身心之間此則得之晦翁而暢其說也愚

謂先生之學蓋子朱子之後一人而已非過也

至今尚多尊專

二程先生祠記　朱熹

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

兩夫子胞兄弟踰年而生造物鍾靈何厚也

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閒、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旣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

翻不煩而兩先生面目如畫

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益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謗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

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訦（音血）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三公事業詞章論議氣節震古鑠今矣以視二程道德則一點浮雲過太虛耳平鋪淡叙各還其分量而止非知德如考亭不能別白至此

事實一句不粘只約畧數言便自出盡

子陵當泰之初九而用蠱之上九光武當乾之九五而用屯之初九非知易者其孰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

能之范公著易義於此道尤精是以提引[illegible]之闡

貪夫廉。懦夫立。是以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尸祝而恤其子。

孫司士者之責也。至范公始創之。可為秉彝一嘆。

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說者謂光武廢后。先生以糟糠之妻卜貧賤之交

立論甚巧。侯霸折簡招致。宜正其侮賢之罪。帝又以狂奴故態呼之。則同學時想未足以知先生也

桐江一綫繫漢九鼎。漢鼎墟而桐江至今生色。使當年為諫議大夫。其寂寞也久矣

先生賤漢之土。食漢之毛。幾世於茲矣。莽墓不討

賊漢與不從王謂宗國何以春秋責季札之義律之恐難爲賢者諱過也雖然帝之潛也未聞隆三顧之禮帝之見也未聞虛三公之位一旦召而臣之則公安得不囂囂然也武王順天應人而夷齊不食其粟光武祀漢配天而子陵不享其祿士固有志不可強也

天 如雷霆中

求忠臣必

唐狄梁公碑記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於役。弗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

於孝子之闕

重義紹

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請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郄。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逐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

萬代瞻仰信哉

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宫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興并州發數萬人别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簡使奏毁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

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戚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勑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

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
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
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爲來俊臣誣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
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
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
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
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

業。冠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冠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月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適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

上。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盧陵王。代之數月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

雙陸中宮
寓諷諫意

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盧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盧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

至性至情有人心者能無感動

降龍伏虎

之。則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毋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扶

公門桃李
柬之甚服
守

之將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

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矢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

奪嗚呼武縣如火李寒如灰何必不隨何力可回我
公哀傷拯天之手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
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
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
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每叙一段輙用咏嘆語足之寫照傳神泠然善也
至於首末琨瑋尤足以勒彛鼎而光日月非文正
安能作此文非文惠安能當此文

直入

袁州學記好處在爲子死孝爲

重修文山祠記

王守仁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

臣死忠二語此獨渾淪出之

魯仲連不免爲氣節聶政荊軻不免爲客氣

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其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燿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逮其弊也遂有懣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忮嫉褊鷙

正則歸館一流

之私。上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
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
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曷夫兹鄉之
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
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
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

人人具有文山崇何不忠不義

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
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
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

祠宇之修月甚一日假其迹者比比也慕其名者間有之好其實者誰乎

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專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附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兹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兹邑睹公祠之圮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

戉髮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緣慈舉之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尚論如先生文山當年心迹豈不能痛發一番作數百年知已然昔之人業已詳哉乎其言之矣故始終只以嘆語氣反覆激勵後人裨益風教良非淺鮮而又何拾人咳唾爲

天也時也
勢也只以
一理處之

寶慶忠節祠記　　羅洪先

論事者理常詘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於所勝而病於所詘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與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為以其不可強為而取必者橫於中則顧慮觀望之釁漸生而貞固迫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難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遁其議皆失之於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復而蹈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於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敗無寧倖以成寧決性命於萬一不測

之虞無寧覥面目以取償於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於心也不遂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願身於楚王疎斥之餘令女矢志於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蠲債雖比於自經溝瀆可也彼假計夫成與敗蓋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宋至德祐譬之番絕不可救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盟敵愾之連也萬里孤臣非有豚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通皆

時可爲則以武侯魏公爲法時不可爲則以屈平令女爲法

光景大類張睢陽

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遑遑送款靡然成風非有卓辭徵文之謙撝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徼恭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寇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共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爾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爲不善處死者言之也雖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成於事之可爲者非難求成於事之不可爲者爲難死於事之必可爲者非難而死於事

之必不可爲者有甚難也。公非其人歟。

全以議論行文故事迹頗畧而正氣凛凛攸存讀

其文者不獨曾公之面目如生併先生之面目亦

如生矣

三羅皆理學名臣也文毅獲睹全集文恭得兩藝

於別集中文莊之文則無一有也三陳冑立如三

羅所見者亦惟有白沙集耳憾事憾事

以白衣妻而獲封縣君奇節亦奇遇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記

羅願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勑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爲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從汝耶。師乞刲其咽、未即死、猶捽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餘年、願來爲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塟者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舍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皆以厚其別也

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朋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其冠婚。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由粲然有倫。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甚則侵尋於非禮。如夜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爲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如當晝狂走。抵株析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謳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喪偶。亂倫滅類。亦何可勝數。而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

天之所以報烈女者固不薄

分不倍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婦之微而齒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閻之下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久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濕昏之魄泯沒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邇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

迨今讀之猶使人有秣馬秣駒之想

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爾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爲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覦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卽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亦又出於詩

風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爲召南貞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爲吏者思擇令典以示民。深惟國家毎三歲常詔有司崇古丘墓而顯孝子順孫正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况爲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婦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爲其所難。則凡平居修飾。毋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

昔皇甫規卒其妻年盛而容色美董卓爲相國承
其名娉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
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
者悉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
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
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
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
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
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

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此固目者
門世閥也張氏出自微賤當強暴淩汚之際而能
皎皎自守屹如山立不可動揺直與禮宗同光史
册彼倲息於刀鋸鼎鑊之下而失身以偷生者視
此寧無汗顔耶上膺朝廷之寵賚而遠被鄉州之
旌篇非幸也

[illegible]文[illegible]卷四之[illegible]

[illegible]

嘗于族修死之日而諸公所以保護其遺孤者不遺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於天台、死節於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蹟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繇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甫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

餘力居然萬死一生也嗚呼人傑也哉

扶顛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寄托德宗于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綢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於余前引郤悕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先生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泖鄉而學蘷亦遠遁不得跡矣德宗三子俞生者交直友諒繼許生者交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楊公廷

得訪其事於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儒得
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
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
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不而任。誰當任者。天以
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
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
明自晦。豈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錮禁何異。異日
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亡是公
而已乎。古者愛羊及烏。存大體也。子第爲尸。迴生氣

也況以先生之血祇薦先生之血食所嚮相屬夫寧
不歆於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諏吉鳩工莊嚴廟
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
公善安配焉搆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
扉潔祭器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
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
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繼儒爲之記陳
子再拜稽首而謝曰異哉此舉昔者文皇帝以叔代
姪此古今一大髣茸也先生縗麻入闕哭聲震殿刀

至今言之寒心而方外恬然爲[illegible]之

環築口批及所可收妻女赤斗族帝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古今之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同比哉予遭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蹈天踏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線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骸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嗚對飲泣即有好義弔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鬱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墩之舊塚請補賜諡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

曰大快曰大繼述曰大榜樣曰大因緣皆所以報有明之大慘天除大鬱也

耳。今二百餘年。悉復古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濟濟蹌蹌。歌斯哭斯。九重無憾。仰之感。而十族無愧。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并後史之所必及者。歟而先生俎豆儼然。其粟無恙。以此。謂人鬼之不平。而闢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國

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文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俠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孫於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於禁網漏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誰謂浙脈可斷哉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頷首而爲之記

敘事則班馬布格則蘇韓而吊忠旌節之意大堪廉頑起懦此眉公之文之最佳者與

關中書院記　馮從吾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刹、有年矣、歲己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驩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明日即以寺東小悉園、徹咸長兩邑、改為關中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復為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涂公、聞而嘉之、以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葢

命名切當

取關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鑿亭於中。砌石爲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以亭。二門四楹

避喧就寂

道學本色

大門二楹。舊開於南、緣鄰官署冠蓋紛遝、（音踏）深山野人不便厠跡、因改於西巷。境益寥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搆小屋數楹、仍居數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爲修葺、

一泓天機

未及數月、煥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

舞雩意正是講學一助

關學之祖肇自關中

人有春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為八景詩以壯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締建皆有記而當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諗之曰我關中形勝甲於天下羲文武周後先崛起邈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於其後何可無高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為允執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夫

字發於堯而其實自舜盡開之

關中十二字

中之一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於天者此也。然中與不中。雖見於事。而實根於心。舜又恐人求中於事。而不知求中於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之辨。莫詳於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爲德。庸德也。中之爲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是也。於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

節。子臣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愼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愼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愼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簡此心。於此惟精。於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愼之功者何盍亦未

知有天命則君父師在其中矣不此之知而驕諂至者奚益

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於聲臭。而惟天命不着於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於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愼。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愼恐懼。不敢也。孔子

褻我人斯視天夢夢

學主陸而誣焉之獘

曰畏天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誘自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即落意識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天褻天甚矣其知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即汲汲皇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

一語卽爲顧諟明命之警善言詩哉

敢暇逸爲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樓然日令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上天所以命我之意於是次其語書之以爲記

新建格物之說愚甚疑之每向友人反覆辨論而不之信亦旣筆之困知錄中及此集許語矣近讀少墟先生集其講學之言曰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於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

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爲的確痛快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入愚闇至此不覺拍案幸先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但既非本旨則孔氏入門第一義從此淹没且使學者有離經畔註之憂亦安得云不誣人也又其言曰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

學者信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斯言也尤予夙昔所習而未察者一旦得之如寐得寤如醉得醒喝喝然汗流浹背矣噫先生其程朱之後一人哉

